

内容提要

专题内容选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网站 2024 年 5 月 30 日的文章《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 Europe's Arc of Instability》(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 欧洲的不稳定弧), 作者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德瓦尔(Thomas de Waal)、迪米塔尔·贝彻夫(Dimitar Bechev)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马克西姆·萨摩如科夫(Maksim Samorukov)。本文主要探讨了俄罗斯如何在亚美尼亚、波黑、格鲁吉亚和塞尔维亚这些夹缝国家中保持影响力, 如何试图利用他们的弱点, 以及如何通过不断变化的叙事来赢得摇摆选民的忠诚和遏制西方。

导论

俄乌战争导致一些“夹缝中生存”的欧洲国家比过去更加脆弱不安。包括亚美尼亚、波黑、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塞尔维亚在内的欧洲国家正处于俄罗斯与欧盟间的所谓“不稳定弧”中。

所有这些夹缝国家都不属于欧盟和北约成员国, 但它们正在与欧盟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其中几个国家是欧盟准成员国。这些国家也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联系, 且内部存在着亲俄政治势力和商业利益, 许多国家仍在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亚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两个组织——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的成员国, 但亚美尼亚目前正在重新评估加入这两个组织的价值。

自 2022 年以来, 欧盟和美国为这些夹缝国家提供了大量新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欧盟重新启动了自 2013 年以来处于停滞状态的扩员进程, 并给予摩尔多瓦、乌克兰以及(更多条件下的)格鲁吉亚候选国地位, 此举在两年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欧盟还在亚美尼亚部署欧盟驻亚美尼亚代表团(EUMA), 授权监测该国边境。这是首次在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成员国设立此类代表团。摩尔多瓦也正在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然而, 如果认为这些夹缝国家的欧洲化进程已成定局, 那就太自以为是了。欧盟的扩员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候选国在正式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之前仍需克服许多障碍, 这使得持怀疑态度的欧盟政府有许多行使否决权的机会。这些夹缝国家的公共舆论正愈发具有亲欧趋势, 但社会上仍然存在分歧。在所有这些国家中, 大部分人表示希望与俄罗斯和欧盟成员国均保持良好关系。例如, 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IRI) 2022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在塞尔维亚, 有 51% 的民众希望与俄罗斯和欧盟均保持良好关系(其中 13% 是亲西方派, 但希望与俄罗斯保持关系; 而 38% 的民众希望对俄罗斯和西方一视同仁)。

这些国家将走哪条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他们无法控制的事件的发展——尤其

是俄乌冲突进程和欧盟内部关于欧洲项目未来的复杂讨论。如果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中取得了哪怕是部分的胜利，那么就不能排除俄罗斯破坏其他邻国稳定或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相反，如果乌克兰在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并加速入盟进程，则会增加其他国家加入欧盟的可能性。

地缘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西巴尔干国家因为被欧盟成员国包围，这种地缘位置自然限制了俄罗斯在该地区施加政治影响的野心和能力，尽管这些国家对欧盟缓慢扩员进程的失望情绪给俄罗斯提供了一些增大政治影响力的机会。但摩尔多瓦的情况有所不同，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情况则更为复杂。格鲁吉亚与俄罗斯接壤，并且因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与俄罗斯有三十年的冲突历史，两个地区于 2008 年被俄罗斯承认为独立国家，这使格鲁吉亚更易受到俄乌冲突局势的影响，变得更加脆弱。正是这种脆弱感可能驱使格鲁吉亚梦想党（the Georgian Dream）当局自 2022 年以来在许多问题上对俄罗斯采取软性和解立场。

对于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而言，地缘位置同样至关重要。两国的政治概况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按照欧洲标准均属于贫穷小国，目前均有亲欧派政府和大量与俄罗斯亲近的社会选民。然而，亚美尼亚远离欧盟，夹在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伊朗和土耳其之间（并且与阿塞拜疆和土耳其没有外交关系）。俄罗斯仍然是其默认的主要安全庇护国和能源供应国——而亚美尼亚政府已经表示希望开始摆脱这种依赖。相比之下，摩尔多瓦的两个邻国分别是身为友好欧盟国家的罗马尼亚和同为欧盟候选国的乌克兰。得益于两个邻国的支持，自 2022 年以来，摩尔多瓦将欧盟而非俄罗斯作为其主要天然气供应国，并开始进行入盟谈判，（迄今为止）尚未遭遇俄罗斯的强烈反击。

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的工人会出国寻找工作并汇款回家。同样，他们的选择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持有摩尔多瓦护照公民（包括德涅斯特河左岸的摩尔多瓦护照持有者）享有免签进入欧盟的待遇，许多摩尔多瓦公民也持有罗马尼亚护照，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欧洲找到工作，这反过来也加剧了该国的人才流失。相比之下，多达 30 万亚美尼亚人仍在俄罗斯工作，尽管自 2022 年以来许多人已经返回家乡。

考虑到俄乌冲突影响，2024 年将是关键的一年。除俄乌冲突之外，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中期未来还将取决于欧盟和俄罗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其他三个地缘政治因素：这些国家的国内安全问题、政治领导人的选择和决策，以及欧盟重启扩员政策的落实度和速度。

人心之争

俄罗斯与西方在夹缝国家间展开对抗的最公开表现体现在思想领域。自 2022 年以来，俄罗斯改变了其信息传递方式。如今，自身实力下降的俄罗斯不再强调其作为安全庇护国和能源供应国的身份，而是更加强调其意识形态地位：俄罗斯提供了与西方，尤其是与“全球霸主”美国相对立的替代性极点，而美国则被描绘成不情愿的欧洲国家的操控者。

为此，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借用了西方有关“价值观”、“选择”尤其是“主

权”的词汇，来强化俄罗斯的替代性愿景。2023 年 11 月 28 日，在全世界俄罗斯人民大会（the World Russian People's Council）上，普京表示：

“我们现在不仅是为俄罗斯的自由而战，而且也是为全世界的自由而战。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说，一个霸权者的独裁越来越衰弱，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所有人现在都看到了这一点。正所谓，它已被破坏，它对周围实在是一种危险。全球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一点。但是我要重申，俄罗斯正站在形成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进程的最前列。我想再次强调，如果没有拥有主权的且强大的俄罗斯，就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国际秩序。”

在争夺东欧人心的过程中，俄罗斯领导层很少宣称本国比西方更繁荣。相反，他们集中批评西方的两个关键方面。第一是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及其欠缺兑现自身高尚言辞的能力；第二是西方国家的道德堕落。

俄罗斯特别强调“传统价值观”，尤其是在性别问题及性少数群体（LGBTQ）议题上，此举旨在争取东欧保守派群体对俄罗斯的支持。传统派的议程不需要支持者付出任何努力，但会使他们仅因自己不属于性少数群体而自认为在道德上高人一等。

强烈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俄罗斯东正教会（Russian Orthodox Church, ROC）是传播此信息的关键盟友。一些东欧东正教会要么直接隶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要么与其关系密切，这使俄罗斯能够绕过政府和当地媒体，在数百个教区传播亲俄信息。

例如，在摩尔多瓦，尽管政府持亲西方立场，但约九成东正教信徒隶属于摩尔多瓦东正教会，该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保持着共融关系。尽管自 2022 年以来，数十名神父已改投罗马尼亚东正教会下属的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语大主教区（Romanian-language Metropolis of Bessarabia），但摩尔多瓦东正教会领导层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模棱两可，而且许多主要神父支持强烈亲俄立场。

格鲁吉亚东正教会也比公众持更鲜明的亲俄立场，并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持相对温和立场，试图与莫斯科宗主教区（Moscow Patriarchate）和君士坦丁堡普世主教（Ecumenical Patriarch in Istanbul）保持关系。相比之下，亚美尼亚使徒教会（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是一个不隶属于俄罗斯教会或乌克兰教会的东方正统教会。它支持“传统价值观”，但不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地缘政治理念。

俄罗斯和欧盟既在争取夹缝国家的核心选民，同时也在争取摇摆选民，即那些对本国未来走向西方还是东方没有坚定立场的选民。所有夹缝国家的政治局势都极度不稳定。俄罗斯当局显然认为，即使是那些已经正式承诺加入欧盟的夹缝国家，其政局也并非不可逆转。

这意味着俄罗斯将努力支持亲俄派政治力量参与选举，例如摩尔多瓦即将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尽管官方禁止俄罗斯国家媒体在当地进行广播，但俄罗斯仍通过亲俄的加告兹自治区（Gagauzia autonomous region）的地方网络和社交媒体向广大受众宣传。在其宣传中，俄罗斯当局将摩尔多瓦与欧盟的一体化描绘为罗马尼亚吞并该国的幌子，并以“传统价值观”推动反性少数群体叙事，后者在公众中尤其引起共鸣，因为它得到了摩尔多瓦东正教会的支持，并迎合了摩尔多瓦社会根深蒂固的偏见：根据民意调查，超过 70% 的摩尔多瓦人表示他

们不能接受邻居是性少数群体。

在塞尔维亚，威权和民主的混合型政府宣称加入欧盟是其战略目标，但拒绝加入西方对俄制裁。它仍然寻求俄罗斯的外交支持来对抗科索沃的独立，但同时又在联合国大会上经常投票反对俄罗斯。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格鲁吉亚，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党正式推动加入欧盟的进程，同时又扩大与俄罗斯各种形式的合作。在民主制度薄弱的摩尔多瓦和亚美尼亚，亲欧派执政党与亲俄派反对党展开了斗争。

在波黑，地缘政治倾向的分歧沿着种族线展开。波黑塞族共和国 (Republika Srpska, RS) 领导人米洛拉德·多迪克 (Milorad Dodik) 的亲俄政策——如拒绝加入对俄制裁并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受到其选民支持。根据国际共和研究所 2022 年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89% 的波斯尼亚塞族人 (大多居住在塞族占主导的塞族共和国) 对俄罗斯持积极看法，而只有 27% 的波什尼亚克人 (波斯尼亚穆斯林) 和 39% 的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持相同看法。根据 2021 年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82% 的波斯尼亚塞族人反对加入北约，而 90% 的波什尼亚克人和 92% 的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支持加入北约。

摩尔多瓦的公众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发展的步伐。根据国际共和研究所 2023 年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超过半数摩尔多瓦人 (52%) 仍认为俄罗斯是摩尔多瓦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在针对此问题的调查中，受访者可选多个答案，欧盟支持率仅略高一筹，为 68%。实际上，早在二十多年前，欧盟就在摩尔多瓦对外贸易额上超过了俄罗斯，如今贸易额是俄罗斯的五倍多。

这一现实阻碍了摩尔多瓦内政的重大调整。尽管亲欧派总统玛雅·桑杜 (Maia Sandu) 是摩尔多瓦最受欢迎和最受信任的政治家，在决定投票的选民中的支持率超过 40%，但民粹主义的亲俄政党仍然表现不俗，总支持率徘徊在 40% 上下。

与此同时，由于俄罗斯在去年秋天阿塞拜疆从亚美尼亚手中夺取有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时未能采取行动，亚美尼亚的公众舆论已转向疏离俄罗斯这一传统主要盟友。根据国际共和研究所 2023 年 12 月开展的民意调查，在关于国际伙伴关系的评价中，89% 的亚美尼亚人认为本国与美国的关系是“好”或“非常好”，87% 的人对欧盟持相同看法。相比之下，只有 31% 的人对俄罗斯持相同看法，而 66% 的人认为本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坏”的。相比 2019 年 10 月开展的民意调查，这一比例出现了灾难性下降，当时 93% 的受访者认为该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好”的，只有 6% 的人认为是“坏”的。

尽管如此，48% 的亚美尼亚人仍认为俄罗斯是本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 (实际上，俄罗斯的确是其最大贸易伙伴)，31% 的人认为俄罗斯是最重要的安全伙伴：这一比例高于欧盟，但低于美国。换言之，对许多国家而言，尽管俄罗斯不一定是首选合作伙伴，但仍是一个出于方便和必要角度需要被考虑的庇护国。

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需要传递这样的信息，即西方和乌克兰不会在俄乌冲突中获胜，不结盟的欧洲国家在选择投靠欧盟和北约时应该谨慎行动。

安全与地缘政治归属

自 2022 年以来，西方政治精英和专家普遍认为，俄乌战争强化了西方阵营的团结度，并且凝聚了欧盟、北约这两大西方联盟。上述判断的依据是欧盟一致通过并延长对俄制裁措施，并且重启欧盟扩员进程——而这在 2022 年之前还是非常遥远的前景。西方的论调还坚称，随着先前保持中立的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北约已变得更加强大。

俄罗斯的论调则称这是一种假象。北约被其描绘成美国强加给不情愿的欧洲的霸权项目，而欧盟在美国的影响下，损害本国国民的利益来反对俄罗斯。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将美国与欧盟的关系描述为“宗主与附庸的关系”。

俄罗斯不断指出这两大西方联盟出现裂痕的证据，以此表明夹缝国家应谨慎考虑加入联盟。例如，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被描绘成欧盟内部变革的先驱者。在 2023 年 12 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普京赞扬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 (Viktor Orbán) 在乌克兰问题上反对其他欧盟领导人的立场，以及新当选的斯洛伐克总理、民粹主义欧洲怀疑论者罗伯特·菲科 (Robert Fico)。普京称，这两位领导人“正在捍卫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但像这样的政治家太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这与欧洲过度依赖美国老大哥有关。”

俄罗斯官员频繁预言欧盟将陷入灾难。2023 年 12 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预言“欧盟将因乌克兰加入而崩溃”。来自克里米亚地区的议员米哈伊尔·舍雷梅特 (Mikhail Sheremet) 表示，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将摧毁欧洲繁荣，并最终摧毁欧盟本身。他说：“随着每次一揽子制裁措施的出台，欧洲国家领导人不仅在国际社会面前丢脸，还会激发本国的愤怒和不满，最终导致欧盟解体。”

在西巴尔干地区，欧洲怀疑论的信息总能找到其目标。俄罗斯告诉西巴尔干地区国家，它们应该被允许自由选择国际盟友（而乌克兰则不同，俄罗斯称乌克兰没有这种选择）。俄罗斯指责欧盟和北约用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的空洞承诺来压制该地区的东正教国家，并以它们的利益为代价解决巴尔干冲突。俄罗斯坚称，欧盟将迫使塞尔维亚承认科索沃，但不给予任何对等的让步，并将北马其顿变成一个半阿尔巴尼亚国家。对波黑来说，加入北约是错误选项，因为这将危及和平。欧盟在接纳西巴尔干地区国家入盟时的承诺被描述为软弱且缺乏诚意的。即使这些国家加入了欧盟，俄罗斯也认为它们会遭受不公平待遇。

例如，2022 年 5 月，俄罗斯驻萨拉热窝大使伊戈尔·卡拉布霍夫 (Igor Kalabukhov) 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出版的日报《塞尔维亚之声》 (Glas Srpske) 上撰文称，波黑加入“体制腐朽和道德堕落”的欧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并将失去其主权。他的同事、驻塞尔维亚大使亚历山大·博赞-卡尔琴科 (Alexander Botsan-Kharchenko) 指责欧盟和美国在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调解中缺乏公正。他还谴责西方对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施加压力。最近，俄罗斯指责西方在 12 月 17 日有争议的议会选举后煽动抗议，破坏了塞尔维亚的稳定。

该地区的安全架构（或缺乏安全架构）仍然受到 20 世纪 90 年代波黑、克罗地亚和科索沃战争遗留问题的影响。几乎所有巴尔干国家现在都加入了北约，只有波黑、科索沃和塞尔

维亚是明显例外情况。在塞尔维亚，1999 年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城镇的记忆以及北约在促进科索沃独立中的作用也阻止了该国加入北约，尽管塞尔维亚当局与美国进行了安全合作。

同样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助长了波斯尼亚塞族人持续的亲俄情绪。得益于结束波斯尼亚战争的《代顿和平协议》(the Dayton Accords) 所确立的民族联邦结构，波黑成为了俄罗斯在该地区影响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塞尔维亚人占多数的政治实体波黑塞族共和国，与波什尼亚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占多数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 (FBiH) 一同组成波黑，该国的领导层毫不掩饰其与俄罗斯当局的密切联系。波黑自 2018 年以来就制定了加入北约的行动计划，但加入北约这一进程将举步维艰，因为这可能会重新引发与塞族共和国的冲突。加快融入北约的承诺已从波黑国家级内阁的议程中删除，该内阁包括多迪克 (Milorad Dodik) 领导的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 (Alliance of 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s)，该党为波黑塞族的主要政党。

由于波黑塞族共和国在松散的联邦内拥有广泛的权力 (由于多迪克的边缘政策，这些权力正在不断扩大)，该政治实体可以充当准国家，推行自己的对外政策。2022 年 9 月，在波斯尼亚大选前，多迪克在莫斯科会见了普京。由于波黑塞族共和国的否决权，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没有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采取的制裁。此外，波黑塞族共和国及其代表可以阻止内阁和联邦议会等中央机构的决策。

在国内，多迪克正扮演着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角色。他用俄罗斯提供的武器升级了波黑塞族共和国的警察部队，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一支独立于波黑统一军队的波黑塞族共和国部队可能会重组。多迪克曾多次威胁要将波黑塞族共和国从国家级机制中移出，包括司法机构、税务机关和军队。俄罗斯则通过和平执行委员会 (Peace Implementation Council) 支持多迪克。此外，俄罗斯呼吁废除高级代表办公室 (Office of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OHR)，该机构历来遏制塞族人的分裂主义野心，特别是通过所谓的“波恩权力” (Bonn powers) 允许来自欧盟成员国的高级代表办公室负责人解雇官员并强制实施立法。此外，多迪克还公开违抗高级代表办公室负责人克里斯蒂安·施密特 (Christian Schmidt) 的决定，现在他成为一场审判的被告，并称这场审判为政治迫害。尽管在这些国内争端中，俄罗斯是重要盟友，但这位塞族领导人还有其他支持者，尤其是否决了欧盟实施制裁的匈牙利。

尽管如此，欧盟仍然对该地区保持着吸引力。2023 年 12 月，欧洲理事会重申了其承诺，只要满足某些条件，欧洲理事将授权与萨拉热窝进行成员国谈判。然而，俄罗斯正在利用人们对欧盟的不满情绪和对西方 (主要是美国) 的不满，将重点放在 1990 年代的痛苦历史遗留、指责西方“双重标准”以及欧盟扩容极其缓慢的问题上。

该地区有很多不满和冲突可以利用。2018 至 2019 年，亲俄势力在反对《普雷斯帕协议》(Prespa Agreement) 的示威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协议解决了 (北) 马其顿和希腊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国名争端。在塞尔维亚，俄罗斯依赖的主要反西方论点是西方支持科索沃独立，这表示西方反对国家主权。包括总理阿尔宾·库尔蒂 (Albin Kurti) 和总统维约萨·奥

斯马尼 (Vjosa Osmani) 在内的科索沃领导层一再指责俄罗斯在塞族聚居的北部地区煽动紧张局势, 该地区过去一年暴力事件有所增加。2023 年 9 月, 塞族武装分子与科索沃警察在班斯卡修道院 (Banjska Monastery) 发生枪战后, 普里什蒂纳当局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与俄罗斯关联的可能性。

俄罗斯当局旨在努力阻碍欧盟和美国将该地区融入西方的进程, 而并非确立俄罗斯的政治、外交和经济霸权地位, 即使在冷战初期苏联都未能实现这一壮举。因此, 俄罗斯充当了搅局者的角色, 将西巴尔干地区视作与美国及其盟友竞争的另一个舞台。

摩尔多瓦宪法规定其中立国地位, 并未承诺加入北约, 这与它的两个邻国——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和北约候选国乌克兰不同。然而, 自 2022 年俄乌冲突以来, 摩尔多瓦发觉自身处于一个全新的国际和安全环境中。由于俄罗斯当局在边境无差别地使用武力, 并公开宣称打算征服乌克兰大片领土(并且可能也会攻击摩尔多瓦), 这使局势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

西方对该地区重新燃起兴趣, 欧盟也急于减轻自身扩张的疲态, 这对摩尔多瓦的亲欧执政党行动与团结党 (Party of Action and Solidarity, PAS) 有利。不到两年时间, 摩尔多瓦与乌克兰一起成功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 并开启正式入盟谈判。这些成就在战前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完成。摩尔多瓦还加强了与北约的安全合作, 打破了基于对俄罗斯报复担忧的长期禁忌。

民意调查显示, 摩尔多瓦民众对于俄乌冲突的看法落后于政府立场。在俄罗斯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两年后, 多达 30% 的摩尔多瓦人表示俄罗斯不会对他们的国家构成威胁。甚至许多反对俄罗斯当局干预行为的人也赞成容忍俄罗斯。在国家安全方面, 58% 的摩尔多瓦人认为中立仍然是对于国家的最佳保护, 而支持加入北约的人数仅从冲突前的 20% 至 25% 略微增加至 30%。支持加入欧盟的人数要多得多, 约为 60%, 尽管对于激怒俄罗斯的担忧情绪也很明显, 只有 19% 的人支持退出独立国家联合体。

尽管俄乌冲突的战线已经逼近摩尔多瓦边境, 但到目前为止, 安全问题尚未成为该国的公众关注焦点。在 2023 年 8 月的美国国际共和学会民意调查中, 只有 5% 的摩尔多瓦人将战争和冲突列为他们的主要担忧之一。相比之下, 最主要担忧是物价高 (43%)、腐败 (27%) 和收入低 (24%)。摩尔多瓦人对因俄乌冲突而加剧的社会经济问题感到沮丧和迷茫, 他们正在寻找简单的解释和解决方案。根据摩尔多瓦“看门狗”网站 (WatchDog.MD) 在 2023 年 2 月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 超过 40% 的摩尔多瓦人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法西斯国家, 同时, 超过 30% 的人认为乌克兰是由法西斯统治的。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宣布他们将会在俄罗斯入侵时保卫自己的国家, 超过 67% 的人认为总统马娅·桑杜 (Maia Sandu) 应该与俄罗斯当局谈判, 签署一份新的天然气合同。这些迹象表明, 对于摩尔多瓦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 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比安全问题更重要。

俄罗斯渴望利用这种混乱局面, 而俄乌冲突使俄罗斯当局在手段上更加肆无忌惮。在过去两年内, 美国和欧盟制裁了一些与俄罗斯有联系的个人, 原因是他们试图破坏摩尔多瓦的主权, 而摩尔多瓦当局则驱逐了数十名俄罗斯外交官, 原因是他们采取了敌对行动。有充分

的证据表明，俄罗斯当局以及由摩尔多瓦亡逃寡头伊兰·肖尔（Ilan Shor）领导的当地代理人一直在贿赂选票、组织反政府抗议活动、开展虚假宣传活动，并催生出大量新政党，以推动亲俄议程并在秋季总统选举前制造混乱。俄罗斯当局将即将到来的选举视为打击摩尔多瓦加入欧盟野心并让亲俄势力重新掌权的机会。尽管深陷众多腐败丑闻，亲俄势力巧妙地利用了社会经济困境，仍在摩尔多瓦社会享有很高的支持率。

除乌克兰之外，自 2022 年以来，后苏联国家中对俄罗斯态度变化最为显著的是亚美尼亚。过去三十年来，亚美尼亚的安全问题一直集中在与阿塞拜疆有争议的纳卡地区领土，以及当地亚美尼亚族人口的未来。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军事联盟于 1996 年首次建立，随后于 2010 年更新和延长，这被视为亚美尼亚安全以及卡拉巴赫周边现状的最佳保障，自 1994 年停火以来，卡拉巴赫的现状一直对亚美尼亚有利。

阿塞拜疆在 2020 年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胜利，随后又爆发了俄乌冲突，这给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联盟带来了压力。2022 年 9 月，在纳卡冲突爆发后，亚美尼亚试图触发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的安全协定。但无论是与阿塞拜疆同样有密切关系的俄罗斯，还是其他任何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都没有向亚美尼亚提供援助。此后，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Nikol Pashinyan）公开质疑亚美尼亚加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实用性，其幕僚也不再参加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会议。

2023 年 9 月，俄罗斯维和部队在纳卡地区袖手旁观，允许阿塞拜疆军队以武力全面占领争议地区，这进一步助长了亚美尼亚的反俄情绪。尽管当地亚美尼亚族人被迫外逃，但俄罗斯当局并未指责阿塞拜疆占领卡拉巴赫，反而猛烈抨击帕希尼扬政府。

在此背景下，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恶化，帕希尼扬政府开始向西方靠拢。亚美尼亚现在正转向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合作伙伴来保障本国安全。这反映在亚美尼亚从法国和印度采购武器、在阿塞拜疆反对的情况下接受欧盟驻亚美尼亚代表团（EUMA）在亚美尼亚南部开展民事边境监测任务，以及于 2023 年 9 月举办了一次（主要是象征性的）美国军事训练演习。与此同时，亚美尼亚致力于加强与格鲁吉亚的关系，以此来拉近与欧盟的距离，并通过黑海增加与欧盟国家的贸易。

经济利益

欧盟可以宣称是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项目之一。几乎所有加入欧盟的国家都变得更加繁荣，这种经济吸引力持续吸引着邻国，使它们渴望加入欧盟。这使得俄罗斯处于不利地位，也意味着俄罗斯对邻国的宣传不能只集中在经济层面。与欧盟和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和土耳其）在主要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上投入的资金相比，俄罗斯对所有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都微不足道。

俄罗斯当局的策略则有所不同。吸取了苏联宣传失败的教训，现代俄罗斯很少质疑西方人生活水平更高的事实。然而，它确实成功地让人们怀疑西方能否将自己的繁荣扩展到东欧

社会。俄罗斯热衷于展示西方慷慨的承诺与东欧悲观的现实之间的差距。这些揭露通常伴随着“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提议。

普京自己关于摩尔多瓦—欧盟联合协议影响的言论就是一个例子。普京称，“摩尔多瓦商品几乎失去了在俄罗斯的传统市场，也没有在其他市场站稳脚跟。”普京关于该协议导致摩尔多瓦和欧盟双边贸易减少的说法是错误的，但它有助于说明俄罗斯向摩尔多瓦传达信息的方式：与俄罗斯合作的好处可能看起来更基础，但更容易抓牢。无论是摩尔多瓦的水果、亚美尼亚的白兰地，还是格鲁吉亚的旅游业。摩尔多瓦最好坚持与不那么富裕但不那么挑剔的俄罗斯客户合作，因为他们在欧盟没有成功的机会。本质上，俄罗斯当局试图说服东欧社会：它们还不足以在西方体系中实现富裕。

长期以来，打折销售天然气一直是俄罗斯用来施加其影响力的工具。截至 2021 年，摩尔多瓦的天然气进口仍然 100% 依赖俄罗斯。2022 年，在俄罗斯大幅削减供应、乌克兰也减少电力出口后，该国遭遇了能源危机。如今，摩尔多瓦已完全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并正在增加从西部欧洲邻国进口电力。

2023 年 12 月，普京公开游说摩尔多瓦人，声称摩尔多瓦人选择从西方进口天然气是出于政治目的，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他说：

“摩尔多瓦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就在最近，它还一度成为了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但现在，乌克兰拥有了这个称号。但是，作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如果摩尔多瓦一直以来都以相当低的价格购买俄罗斯的能源资源，如今却想要步德国后尘，那就去吧。目前，德国从美国购买能源资源，支付的费用比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费用高出 30%。所以，如果摩尔多瓦有多余的钱可以花，就让他们走这条路吧。”

亚美尼亚目前向俄罗斯支付的天然气价格为每千立方米 165 美元，远低于欧洲的市场价格。

俄乌冲突的一个悖论在于，尽管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政治和安全关系急剧恶化，但亚美尼亚的经济却受益于俄罗斯移民的涌入和俄罗斯对贸易伙伴的需求而得到发展。2023 年，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贸易额超过 73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俄罗斯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2023 年底，俄罗斯禁止从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进口农产品，据说是出于卫生原因。两国的农民都严重依赖俄罗斯市场。对格鲁吉亚高加索山脉“上拉尔斯”（Upper Lars）边境检查站的限制也打击了依赖这条路线与俄罗斯开展贸易的亚美尼亚企业。

俄罗斯有很多机会对摩尔多瓦和亚美尼亚施加经济压力，就像它过去对格鲁吉亚所做的那样。然而，在切断天然气出口或禁止农产品出口等冒险性策略，与可能疏远这些国家公众、鼓励这些国家领导人实现经济多元化的前景之间，俄罗斯当局必须取得平衡。

2006 年，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对俄罗斯长期以来的葡萄酒出口禁令做出了回应，从根本上对本国的葡萄酒产业进行了重组和现代化。尽管格鲁吉亚葡萄酒最终在 2013 年回到了俄罗斯市场，但它也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了本国葡萄酒的其他市场，这一市场从中国绵延至

西欧。虽然俄罗斯现在再次成为了格鲁吉亚葡萄酒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但如果俄罗斯没有迫使格鲁吉亚扩大出口市场，格鲁吉亚的野心可能会小得多。

摩尔多瓦也在推进其出口市场多样化。早在 2014 年，欧盟就取代俄罗斯成为摩尔多瓦最大的出口目的地，自那以后，这一差距逐渐扩大。俄乌冲突和随之而来的传统运输路线的崩溃对俄罗斯作为摩尔多瓦商品主要市场的地位造成了最后的打击。2021 至 2023 年，摩尔多瓦的出口额减半，俄罗斯在摩尔多瓦出口中的份额降至微不足道的 3.5%。如果对俄罗斯的制裁收紧，或者通过格鲁吉亚的贸易路线被关闭，亚美尼亚可能会被迫效仿，且亚美尼亚传统上亲俄的商界对俄罗斯的支持度可能会下降。

结论

俄乌冲突严重打击了俄罗斯在周边地区投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能力。一些既不是欧盟成员国，也不是北约成员国的国家，在战前似乎只能永远处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灰色地带，现在突然意识到自己可以在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的道路上取得进展，且在加强与欧盟和美国的合作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然而，许多障碍仍然存在，尤其是欧盟决策中的一致同意原则，这仍可能减缓或阻止候选国加入欧盟的前景。至于亚美尼亚，其政府渴望与西方更紧密地结盟，但欧洲国家面临着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如何援助一个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和小麦的国家。并且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一员，亚美尼亚也没有资格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此外，尽管亲欧情绪有所增长，但亚美尼亚、波黑以及摩尔多瓦等国的社会存在分歧，民意调查显示，有许多“摇摆选民”对俄罗斯和西方的信息均持接受态度。

俄罗斯当局的呼吁从未仅仅局限于财政或军事问题。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日益加深，这促使俄罗斯当局释放出更复杂、更全面的信号，试图展示俄罗斯将提出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可行替代方案的愿景。俄罗斯擅长利用地区冲突，善于利用先前存在的紧张局势，并擅长赢得心怀不满的社会阶层的支持。

尽管存在许多分歧，亚美尼亚、波黑和摩尔多瓦三个国家都面临着同一个困境，那就是它们的中期前景仍然高度依赖于俄乌冲突的进程。与此同时，莫斯科继续向三国释放着这样的信息：俄罗斯在这些国家的历史利益是深远且长期的，而西方却并非一个可靠的伙伴。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网站 2024 年 5 月 30 日的评论文章《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 Europe's Arc of Instability》（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欧洲的不稳定弧），作者为托马斯·德瓦尔（Thomas de Waal）、迪米塔尔·贝彻夫（Dimitar Bechev）和马克西姆·萨摩如科夫（Maksim Samorukov）。

原文见：<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4/05/bosnia-moldova-armenia-between-russia-eu?lang=en>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编译：王艺璇 徐睿迪

选题：欧亚组

审校：郑楠

区域动态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若主权独立受威胁，将使用核武器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 6 月 30 日报道，白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帕维尔·穆拉韦伊科表示，如果白俄罗斯的主权和独立受到威胁，白俄罗斯将准备使用非战略核武器。

据报道，穆拉韦伊科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已学会如何运用这些武器，我们可以自信地使用它们，我们有能力这样做。”

穆拉韦伊科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受到威胁，我们就会这么做。”

来源：

<https://www.interfax.ru/world/968641>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总理卡娅·卡拉斯当选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欧盟峰会 27 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欧洲理事会当晚通过欧盟新领导层人选，爱沙尼亚总理卡娅·卡拉斯将出任欧盟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她的主要目标将是实现欧盟的团结、保护欧盟的利益和价值观以及促进全球合作。

卡拉斯最有可能在 7 月中旬即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后提交辞呈，以开始履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职责。根据爱沙尼亚法律，如果总理辞职，政府将被解散，组建政府的第一个机会将由最大的政党 Rīgikogu 获得，预计爱沙尼亚总统卡娅·卡拉斯将委托现任气候部长克里斯滕斯·米哈斯组建新政府。

来源：

<https://www.lsm.lv/raksts/zinas/arzemes/01.07.2024-toposais-igaunijas-premjers-mihals-ambiciozs-politikis-ar-prioritatem-valsts-iekspolitika.a559920/>

匈牙利

“让欧洲再次伟大”：欧尔班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

本周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Orbán Viktor）在布鲁塞尔接任欧盟理事会主席，任期至年底，届时将由波兰接任。欧尔班在交接仪式上表示，匈牙利将努力“让欧洲再次伟大”。匈牙利驻欧盟大使称，匈牙利将在主席任期内成为“诚实的调解人”，并提出加强边境保护、推进欧盟扩展等计划。欧尔班还计划在欧洲议会建立“和平联盟”。

来源：

<https://dorzeczy.pl/unia-europejska/605898/make-europe-great-again-orban-przejal-przewodnictw-o-w-radzie-ue.html>

哈萨克斯坦

托卡耶夫签署突厥国家间货运运输法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6 月 27 日签署《国际联合货物运输协议》，该协议旨在进一步发展突厥国家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过境运输潜力和经贸关系，简化国际联合货物运输程序，并增加突厥国家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货运量，包括公路、铁路和海上运输。哈上院议员阿曼格尔德·努格曼诺夫表示，该协议将促进现代铁路、水运和公路运输系统的发展，加快列车通关程序的信息预先交换，并在货物运输中引入数字技术。

来源：

<https://www.inform.kz/ru/gruzoperevozki-mezhdu-tyurkskimi-stranami-prezident-rk-podpisal-zakon-0e210c>

吉尔吉斯斯坦

中吉边境将开放新口岸

6 月 13 日，吉副外长阿依别克·摩尔多加济耶夫与中国驻吉大使杜德文举行关于开放“别迭里”国际口岸的协议换文仪式。该协议是 1996 年 9 月 6 日签署的《中吉政府间关于开放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的协定》的补充协议。别迭里口岸的开通将为中吉两国及第三国的人员、货物和车辆的过境通行创造条件，有助于提高吉尔吉斯共和国的运输和出口潜力，

增加双方贸易额，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发展旅游领域的合作。摩尔多加济耶夫表示，此次换文对推动别迭里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吉方将加紧完成议会审批手续，加快吉方一侧基础设施建设，全力确保别迭里口岸今年开通。

来源：

<https://kabar.kg/news/kyrgyzstan-i-kitai-obmenialis-diplomaticeskimi-notami-ob-otkrytii-punkta-propuska-bedel/>

吉外长：欧安组织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

6月26日，欧安组织轮值主席、马耳他外交、欧洲事务与贸易部长伊恩·博奇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吉外长指出，吉方认为欧安组织是参与国之间就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进行平等和相互尊重对话的重要多边平台。伊恩·博奇表示，欧安组织随时准备为地区稳定与安全提供支持，同时高度赞赏吉尔吉斯斯坦与欧安组织就经济发展、促进数字化、应对跨国威胁、促进性别平等以及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及其对安全影响的认知等各种重要问题进行的建设性对话。双方重申了在欧安组织内协调行动的重要性。

来源：

<https://kabar.kg/news/mid-kyrgyzstana-i-obse-obsudili-voprosy-sotrudnichestva-vo-vsekh-sferakh-vzaimodeistviia/>

波兰

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危机再度爆发的原因

在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官方的推动下，一股移民潮汹涌而至，此举似有深意，意在让图斯克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困境，毕竟，此类情势下，正面的政治转圜显得尤为艰难。回望波兰，前执政的全国保守党 PiS 政府，在强化边境管控的举措上，因采取了被视为“排斥”移民与寻求庇护者的强硬政策，并限制了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及社会各界人士对边境地区的访问，而饱受国内外批评。而今，波兰政坛迎来新篇章，新一届政府由一群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政党联盟掌舵。这些政党在过往作为反对力量时，常将民主价值的捍卫（诸如新闻自由）与人权保障置于首位。因此，面对边境形势的微妙变化，如何在坚持自由开放原则与维护国家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了他们面临的重大挑战。这样的转变，不仅考验着政府的智慧与决心，也深刻影响着波兰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与地位。

来源：

<https://notesfrompoland.com/2024/06/12/the-renewed-poland-belarus-border-crisis-explained/>

乌兹别克斯坦

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乌兹别克斯坦

6 月 14 日，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与乌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举行会谈。本次访问正值韩乌建交 32 周年和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 5 周年，双方承诺进一步深化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强化在政治、贸易、经济、技术等优先领域的务实互动。两国拟在乌建立地区性高科技中心，并将关键矿产资源、半导体、化学、机械工程、智能农业、基础设施、城市规划 and 绿色能源确定为双方合作的“支柱”领域。此外，有 80 多家韩国公司参加了当天举行的商务论坛，并准备了价值 96 亿美元的一揽子新项目，以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韩国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去年，两国贸易额达到 25 亿美元，韩在乌投资总额达到 75 亿美元。在乌的韩资企业有 726 家，两国的合作项目涉及工业、能源、汽车、化工、采矿、纺织、食品工业、信息技术等领域。

来源：

<https://mfa.uz/36027>

<https://mfa.uz/36033>